

真情系列丛书

真情无价

郭恒业 著

大河出版 图文传播 策划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真情系列丛书

真情

郭恒业 著

无价

木阿木 图文传播 策划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真情/郭恒业著. —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2006. 5

ISBN 7-204-08252-4

I. 真… II. 郭…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45242 号

总 监 制: 杨长春

策划编辑: 杨海燕

责任编辑: 刘 杰

装帧设计: 秦 奔

特约插图: 李庆琦

河南大河大图文传播有限公司策划

地址: 郑州市经三路 68 号金成国际广场 A 座 18F (450008)

电话: 0371-65388111 传真: 0371-65388229

发行热线: 0371-65388221

购书热线: 0371-63022111

<http://blog.sina.com.cn/u/1070327341>

真情系列丛书

郭恒业 著

*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呼和浩特市新城区新华大街祥泰大厦)

河南日报社彩印厂印刷

开本: 880×1230 1/32 印张: 23 字数: 500 千

2006 年 5 月第 1 版 2006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000 册

ISBN 7-204-08252-4/I·1737 总定价: 59.60 元(全二册)



作者郭恒业



作者郭恒业和老伴儿

序

河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国家一级作家 杨东明

小说这个词在英文里有一个对应的词汇叫做story,也就是故事的意思。由此可见,好的小说也就是好的故事罢了。中国的小说来源于明代的话本,只要拿来“三言两拍”看一看就不难发现,那都是些说书人讲述的故事。

“小说无故事”是一些所谓“现代派”小说家鼓捣出来的东西,大凡文人,都爱标新立异,以显“突破”,以示“创新”。然而小说写出来毕竟是要拿来给大众阅读的,无故事的小说让人难以卒读,也就无可挽回地成了文人小圈子里的自吹自擂。

《真情无价》这部小说有着引人入胜的故事,作者由市长家的保姆山妮神秘猝死入手,继而让死者的女儿萧瑛更名换姓再以保姆的身份进入市长家的小楼,由此展开了一连串扑朔迷离的情节,出现了一个个疑窦丛生的人物。市长收养的难女“小红”究竟是何许人,她和农机厂经济案的关键人物席允梅有何关系?萧瑛的母亲山妮是吃了李婊做的面条才死的,是不是李婊下的毒?市长的儿子朱玉强爱上了萧瑛,他究竟是个心怀叵测的阴险公子还是一个不计门第的纯情帅男?精明能干的市长朱励志是廉政楷模还是深藏不露的巨贪?市长的岳母吴老太太口声声嫉恶如仇大义灭亲,莫不是老于世故,玩着欲擒故纵的伎俩?……

围绕着众多的人物,作者在小说中设置了多条叙事线索。檢舉信在反贪局被扣压不办,当事人就是萧瑛父亲的战友反贪局长林正蔚;农机厂这个国营企业的资产和设备不明不白地流失,职代会主席周信生死不明,职工们围堵了市政府;私企老板赵屈插手农机厂经济大案,绑架暗杀无所不为;农机厂财务室被烧账册票据被

毁，会计师鹿相均死里逃生……。每一条叙事线都一波三折，起伏跌宕。其中的悬念层层铺设，丝丝相扣，读起来让人欲罢不能。

除了一条条精心构思的叙事线之外，作者还设计了一组组感情线，市长朱励志与妻子吉荣既有相依相伴的夫妻情，还有和“二奶”金屋藏娇的婚外情；市长儿子朱玉强与太太桂湘婚姻的破裂和对萧瑛攻势频频的追求；吴老太太与女儿吉荣亦爱亦恨的母女情。小说到了收尾之处峰回路转，又抖出了一段出人意料之外的父女情：原来萧瑛的生身父亲竟是她恨之入骨的市长朱励志！这种感情纠葛真让人可叹可悲。

小说能吸引读者的眼球，让大家掏钱买书，这就是畅销。小说畅销的因素很多，比如阿加莎·克里斯蒂的破案小说，《东方快车谋杀案》、《尼罗河上的惨案》……让比利时大侦探波洛串演起悬念不断的情节，使读者恨不能一口气读完。琼瑶的小说《月朦胧鸟朦胧》、《心有千千结》……其实都是些爱情传奇，缠缠绵绵爱恨交织，犹如粘粘的蛛网一样把人粘住，让人无从脱身。金庸的武侠小说《射雕英雄传》、《神雕侠侣》之类，加入了侦破和言情小说的手法，又佐以天马行空的侠义猛料，也就烩成了让人成瘾的美食。

《真情无价》这部小说兼有着侦破、言情、甚至是武侠的一些因素，所以读起来还是颇有吸引人的地方。眼下时尚着各种各样的赛事，无论是足球、游泳、围棋、歌唱、舞蹈……，大都有专业和业余之分，我想小说的写作亦当如此。《真情无价》出自一位业余作者之手，小说可以推敲之处也就在所难免。小说触及了眼下人们关心的反腐问题，或许是因为反腐的推进过于艰难，在现实中求而不得的愤懑，就化做了作者笔下理想化主观化的抒发。理想化主观化的细节是很难合乎标准的现实主义写作手法的，因而我更愿意将它们看作是一种大众对公平与正义的追求和渴望。

我是对业余作者们心怀敬意的，随着社会的发展和信息传播方式的多样化，写作的方式也愈来愈变得多样化起来。手机短信，网络博客……越来越多的业余写手和他们出色的作品涌现出来，让传统的文坛不能不为之刮目。

2006年5月

主要人物

萧 瑛 女，化名白慧，警校毕业生，市长住宅楼保姆。

朱勵志 男，江河市委副书记、市长。

吉 荣 女，朱勵志妻子，市政协干部。

吴老太 女，吉荣的母亲，江河市市委党校离休教授。

方 方 男，吉荣妹妹的儿子。

朱玉强 男，朱勵志、吉荣的儿子，市城建局科长。

桂 湘 女，朱玉强妻子，市经贸委干部。

刘 红 女，原名席允梅，朱勵志收养的难女。

李 嫔 女，名叫李平，是朱勵志收养的难女。

丽 花 女，市长住宅楼保姆。

宁 菲 女，江河市“菲菲”制衣厂厂长，
萧瑛中学时期最要好的同学之一。

方 莉 女，江河市公安局女刑警、萧瑛警校同学。

杨 菊 女，江河市公安局女刑警、萧瑛警校同学。

杜 鹃 女，江河市公安局女刑警、萧瑛警校同学。

林正蔚 男，江河市检察院反贪局局长。

1

萧瑛完成自己的学业之后，终于又回到了已经阔别3年的家乡——白水县白水乡的古泉村。

村里静得出奇。像西初夏乡下的傍晚，虽然还没有夏天乡亲们或在大街上神侃海聊的场面，或是村里孩子们追逐嬉戏的喧闹，但也不应该像今天这样安静。只有高低不平的街道两厢的几棵斑驳挺拔的毛白杨，在微风的吹拂下树叶发出的噼啪噼啪地像鼓掌一样迎接她的声音。

想着见到妈妈时，妈妈定还会像幼年那样一把抱上她，她也会将两臂一张反抱上妈妈，彼此泪水同时涌出，像串串珍珠一样掉在妈妈和自己的肩膀上。可是很意外，大门却被一把她非常熟悉的大锁紧锁着。妈妈到哪儿去了呢？她正想着，“呜”地一声，一辆蓝色桑塔纳轿车停在了她的身后，稍一愣神，车上下来了既是邻居，又在中学时被班里同学戏称为“豆腐西施”的同班女同学宁菲，遂闪动着惊奇的眼睛问：“啊，你开起轿车了？”

宁菲道：“我怎么就不能有个轿车呀！”

“听你话音……这是你的车？”

“怎么不是呀？我在县城办了家工厂，家也搬到了县城，还是先到我的厂里坐坐吧！”

萧瑛愈加惊奇：“你有了工厂？什么厂？”

“制衣。”宁菲说着便拉萧瑛坐到了车上。

“你好不简单啊！能有这样的车，你的制衣厂也肯定十分像样了？！”

“这我可以告诉你，在同类行业中，无论从生产规模、销售总量和市场信誉以及品牌声望上，全国不敢说，在江河的5区10县

中，还没人能和我比呢！说不定你就穿过我的‘菲菲’牌上衣！”

这话充满着自信，但绝无骄狂之色。萧瑛仔细打量了一下这位高中时最要好的同学之一的宁菲：还是喜欢上身穿洁白的衣服，除了出脱得更年轻貌美，还有就是更加干练。萧瑛深知自己的这位同学做事不做则已，一旦做了不达登峰造极便绝不罢休的性格。因为宁菲在长达3年的班长生涯中就是如此，只要她还是班长，她就在纪律、学风或学习成绩上决不会让任何一个班超过她的班。就宁菲个人而言，若非家里太穷，完全有可能考入像样的大学的。一种永无停止的上进心铸成了一个人的性格；一个人的性格一旦成熟起来是很难再有改变的。宁菲在学校时如此，走出校门投入自己的事业也一定会如此。遂笑道：“你的厂我是一定要去的，不过现在最重要的还是想先要见到我妈妈。”

“走，先到城里，今晚就住我那里。”宁菲把萧瑛往司机右首座位上一塞，带上了车门。

从古泉村到白水县城，开汽车需要4个多小时的路程。如今山区的道路虽然路面很好，但毕竟是山路，刚翻过一架山又要开始翻下一座山了。一路上，俩位好友虽然有说有笑，但不愉快的气氛，在车里仍然让人能够感受得到。

车到县城，宁菲直接把车子开到了坐落在县城东5公里处的厂子。在厂门口，宁菲猛摁了两下喇叭，看厂的刘老头开了大门。厂子的人都下班了。宁菲没有心情领萧瑛观看自己的厂子，她锁上汽车，拉着萧瑛的手上了二楼自己的住室。

宁菲让萧瑛洗了把脸，问刚刚坐下的萧瑛：“听你这一路上的口气，难道你对我婶子的事一点也不知道？”

这是什么意思？这不明明在说妈妈出了什么事了吗？萧瑛顿时有些紧张：“我妈的事，我妈她有什么事？”

宁菲仰天稳了下神，说：“谁都知道这些年你和我婶子过得不容易，咱们是一家点灯两家亮，彼此的家境自然都清楚。这3年你为了自己的学业在城里给人端盘子，我婶子在家就更难了……嗨，你现在已经是警察学校的毕业生了，一定勇力无比，但你不能只会勇敢地对待别人，还要能勇敢地对待自己，更得勇敢地去承受，要能承受住你根本无法承受的情感打击，甚至……现在在你身

上承受比什么都重要，因为这已经成为事实，你承受得了承受不了都得去承受。”

停了一会儿后，宁菲终于难过地对萧瑛说：“我婶子她已过世三天了！”

“什……什么？”这噩耗像声炸雷几乎把萧瑛炸晕了。“过世三……三天了？她……她在哪里过世了？我是她女儿，为什么就没人告诉我？没人告诉我？”萧瑛说着说着，已经是泪流满面了。

“还是先别哭，听我把话说完。”宁菲用毛巾给萧瑛擦了眼泪。“不是不让你哭，事已至此，哭是没用的，只有设法去承受。我现在只是不明白，这样大的事，市长家就没告诉你？”

萧瑛大愣：“市长家？什么市长家？他家要告诉我什么？”

“原来你连我婶子去市长家里当保姆的事也还不知道？”

“哦？我妈妈到市长家里当了保姆？这，这……我妈真的没有告诉过我。她为什么会去给人当保姆呢？”

宁菲沉思片刻，说：“我知道了，你也应当知道，我婶子她没有告诉你，那定是有她的苦衷。她是怕你为她分心，为她担忧，因为你知道了，只能影响你的学业，根本帮不了她什么忙。去年春天你爷爷得了病，为伺候老人，她把那份月工钱200元的乡卫生院打杂的活儿辞掉了。你爷爷病故之后，她把家中所有能变卖的东西都卖了，仍还欠邻居一些钱。其实那些钱都是街坊邻居自愿捐助给她的，哪个也没打算让她还。可婶子太耿直，硬是一一记了下来想尽快还人家，还得供你完成学业，只有再找门路。我在县城得知这个消息后，一来想代她还了那些钱，二来还想请她到厂帮我做些事。她原是公职人员，又是邻亲婶子，无论怎样也都靠得住。可是当我回来找她时，她已离家几天了。直到清明节婶子回来给你爷爷上坟有人问到她时，她才说她已经在市长家里当了保姆。得此消息后我仍求她到我厂里来，可她说市长一家待她像亲人，不好说辞。我就想，在市长家里做保姆那也一定错不了，便没再勉强我婶子。”

萧瑛如梦初醒，不禁脱口而出：“莫非……莫非那封检举信真的就是妈妈所写？”

这句话也让宁菲吃了一惊：“检举信？什么检举信？”

萧瑛未答反问：“你是怎么知道我妈过世的消息的？”

宁菲道：“我哪能知道呀，原是我在市殡仪馆工作的一个表妹无意间告诉我的。前天早上我在电话里求她尽快出来帮我办件事，她说市长家的保姆死了，她正给办理火化手续，离不开。我听了猛吃一惊，问她市长家的保姆叫啥名字。她说叫山妮，大山的‘山’。天哪，山妮不正是婶子的乳名吗？想婶子到市长家中做保姆也许是怕张扬，用的是这些年来已经鲜为人知的乳名。我问她我婶子是怎么死的，她说是病死的。我又问她有没有搞错，她说这是什么事能搞错了。我放下电话就开车赶往殡仪馆，正巧遇上车祸堵了车，当我赶到时，婶子遗体已经火化了。我问表妹，婶子火化时都有谁在场，她说死者家已无人，一切都是市长家人给办的。我不信，明明有后人，怎说无人呢？于是，这两天我就几次到村里来看你。事情也真的太怪了！人死了，连人家女儿都不通知就给火化了，这算什么事呀？难道婶子没有告诉市长家她有女儿，也没告诉市长家她有亲人吗？”

对于这一点，萧瑛想得通。为了争得市长家的怜悯和同情，为了挣到急需的钱，妈妈竟把自己有女儿的事给隐瞒了。但妈妈可以不告诉市长家她有女儿，却不可能不告诉市长家她的住址，遂又问：“那么市长家是不是告诉了村里和派出所？”

宁菲道：“这我也问了，是市长家把电话打到了县里，县里又把电话打到了乡里，乡里把电话打到了派出所，派出所又把电话打到了村子里。不过这些都是昨天的事，告诉与不告诉已经没有什么区别，也没有什么意义了。”

“那我妈妈的骨灰呢？”

“不知道，不过应该在市里。”

“知不知道我妈是什么时候病逝的？”

“按我表妹说的，应该是大前天夜里。”

萧瑛的泪水忽被气愤所吞没，二月圆睁，像要喷出火一般。宁菲看她神色骤变，急忙又问：“你怎么啦？这样紧张紧张，是不是想到什么了？”

萧瑛眼中忽露异光：“我妈妈的死一定另有原因！”

宁菲不解：“好像你是想到了什么？”

萧瑛道：“因我毕业后的工作单位是江河市检察院反贪局，

昨日回来顺便去了一趟，想先见下我爸爸的老上级，我尊敬的林叔叔……”

“林叔叔？是不是现在的反贪局长林正蔚？”

“是呀，你也认识他？”

“不认识，确切地说是我认识他，他不认识我。我舅舅是反贪局的办公室主任。”

“啊，反贪局办公室主任……你舅舅是不是姓黄？”

“对，他叫黄生亮。”

“嗨，那要这么说，我这个消息正是从你舅舅口中得到的！”

“哦？啥消息？”

“当时我要见的人开会去了，没见着。你舅舅和一个姓邱的副局长在一起说着什么，我不经意间听到了。他们说，收到一封名叫玉珠的人写的检举信——我辨别不清那个名叫‘玉珠’的人是姓柳还是姓刘——信中检举市长有400万元的经济问题，可是那封信在反贪局按照正常程序传阅过程中丢失了，因为这件事你舅舅还被停了职。”

“那下面呢？”

“哪里还有下面呀！这只是我的猜想。那封检举信也许就是我妈写的，丢失的时间按今天算就是大前天的白天，依你表妹说的我妈死的时间又是大前天晚上。如果检举信是我妈写的，就是说检举信白天在反贪局丢失，晚上我妈就死了……如此看来，我妈的死与那封检举信的丢失肯定有关联！”

宁菲忽然有些后怕：“你的意思是说反贪局中有人盗走了我婶子写的检举信，并把这事告诉了市长家，市长家杀人灭口……”

“这太可怕了！”

“我看这样不可能。我婶子常对村人说市长如何如何的廉政，待她如何如何的好，况且群众都知道市长是省里表彰的廉政楷模，我婶子怎么会去检举市长呢？再说能当上市长的，都是经过三查六审，很有政治头脑的人，会能做出那种丧尽天良的事？是不是其中哪里给搞错了？难道你真的怀疑检举信是我婶子写的？”

萧瑛点了点头：“岂止是怀疑，她要真的发现市长是贪官，

真情无价

她就一定会那样做。作为一个市长是该像你说的那样，但是，高级干部蜕变成腐败分子也大有人在呀！”

“可她说市长一家不仅人缘好，待她也一直都很好！”

“她说市长一家待她好，那是个人的情感，而要发现市长是贪官，那是关系着国家大法的，在情与法的撞击中，她是决不会以自己个人的情感而将那样的大是大非给抹杀的。”萧瑛的眼睛被泪水模糊了。“我爸爸是恨罪犯恨得要命，妈妈是恨贪官恨得发痴。她担任市冶炼厂纪检书记的那段时间里，查贪污扳掉了一个副厂长、一个处长。后来她接到举报又查厂长的巨额非法回扣所得时，被厂长以企图搞垮厂领导班子为由打下去当了筛煤工。再后来她因在下班的途中遇到车祸住进医院，厂长又按旷工除了她的名。从此因生活所迫，她才带我回到老家。但她并没因此而后悔，不仅自己心甘情愿地去接受冷酷的虐待和打击，还千叮咛万嘱咐地让我警校毕业就到反贪局……这样就可想象到，她一定是想到市长是廉政楷模，才到市长家里做了保姆；又一定是她在做保姆期间发现市长是贪官，才向反贪局写了那封检举信，而也就是因为她写的那封检举信才又送了她的命。她是为了党的纯洁和国家的利益而反贪，又为了反贪先是遭到打击报复，最后又使自己走上不归路……”

“好可恶，好残忍的贪官啊！”宁菲凝神注目好有一想。

“你的分析可能都是对的，那你打算怎么办？”

“我要查清妈妈的死因！”

“是，不能让我婶子这样死的不明不白，可你怎么去查呢？对，你不正好要到检察院反贪局去工作吗？”

萧瑛“吱”地咬了一下牙：“我明天就到检察院反贪局报上去！”

2

第二天八点多，萧瑛没有吃早餐，就告辞宁菲，直接朝反贪局方向而去。

真情无价

萧瑛这是第二次走进检察院的反贪局。这一次是来做工作报到的，但和第一次一样，她还是想先见一下林正蔚，因为她必须把自己为什么这样急着来做工作报到的用意提前告诉林正蔚，同时要查清妈妈的死因，唯一的依托也是林正蔚。且由此及往，林正蔚的形象早已从她的记忆里浮泛出来。

林正蔚比她爸爸小10岁，但却是她爸爸的老上级。在与杀人凶犯搏斗时身中4刀，林正蔚仍然把凶犯铐在了自己的手腕上；市委书记的儿子犯了罪，那么多人出面讲情，林正蔚硬是不偏不倚地把市委书记的儿子关进了监狱；一名孕妇躺在田头没命的呻吟，林正蔚扔下自行车，抱起孕妇送往3里以外的医院，当孕妇躺上产床他抽身去到门口汗还没有来及擦，就听到了婴儿呱呱坠地的哭叫声……她爸爸在抓捕罪犯中牺牲后，林正蔚也离开刑警大队长的位置辗转移民办和信访局，最后走进了检察院。她爸爸与林正蔚的性情很融洽，工作上也是一对配合默契的搭档。她爸爸去世以后，林正蔚没少关照她们母女，就她萧瑛上警校也是林正蔚遵循着妈妈的意愿给她选定的专业。至于她在毕业后的工作分配上如何能够得到江河市检察院的点名指要，现在虽还无从查考，但也可以想到一定又是林正蔚为她做出的周旋……如此友情加亲情，她真不知道见到林正蔚时，该称呼局长还是叔叔。甚而至于，萧瑛开始天真地幻想起来：如果林正蔚知道了自己的妈妈是这样死去的，定会怒火万丈，立马调集精兵强将，不惧压力，很快把案件查个水落石出，让妈妈含笑于九泉之下……

这是一幢座北朝南、三层双面的小楼，完全能够反映80年代的建筑构思和风格：红砖、平顶、宽走廊、木制门窗，一个门挨着一个门，没有现在主要领导要占几间屋子、一般同志都塞在一个办公室的等级分明的装修思路。进大门对着的便是楼梯，屋顶上爬满了从西山墙根长起来的爬墙虎，在初夏时节，看上去葱绿茂盛，只有这绿色能够改变走进这个小院的人的心情。

走上二楼，空荡荡的走廊里不见一人，只能听到从敞开着的办公室里传出来的不同内容的说话声。路过局办公室门口时，萧瑛想进去问问林局长在还是不在，顺便也想认识一下宁菲的舅舅黄生亮，却听到黄生亮又与一个大嗓门的人在议论那封检举信无端丢失

的事。萧瑛就再次站在离局办公室门口不远的地方，佯装在等旁边屋里的人，细细听起来。

“……那样重要的检举信还没来得及登记一下就在办公室中不翼而飞，我作为办公室主任当然难辞其咎，让我停职检讨也应该，不过这就太怪了，我看咱们内部肯定有问题！”

“谁说不是呢？大前天正好是更换工作证的日子，机关人都在，因为举报的是市长，不会是谁为得到市长的赏识，浑水摸鱼把那封检举信给弄走了吧？”

“谁知道！”说这话时，黄生亮不是没有想过这种可能。

“不过这可委屈你黄主任了啊！”

“委屈我，我才不背这个黑锅呢！查不出是谁搞的鬼，就把我的黄字给抠下来！”

“我想一定会！”

“你知道林局长的态度吗？这可是个标的4百万元的大案呀！”

“……你别提他了！”

“怎么，他不主张查？这可不是他的性格！”

“可你要知道，要查的是市长……”

“市长又怎样？市长贪就不是贪官了？”

“可市长会给他乌纱帽，也会摘掉他的乌纱帽！”

“我看不是，林局长不是那种在贪官面前怕丢官的人！”

“那是他的过去，过去能说明现在吗？他变了，至少是在这件事上他却变得少有的软弱和可怜，他真的是变了！”

“我不信，那一定有他的原因！”

“原因多着呢！他说他查了，包括同音姓的在内，全市共有6个名叫×玉珠的人，这6个人全是女性不说，且其身份不是普通的市民、个体户和工厂的工人，就是远离市区的农村妇女，只有1个是市直机关干部，还在两个月前死于一起火灾上。所以肯定地说，这6个人中无论哪个检举市长的问题都没有可能，如果是，也是有人化名来糊弄人的。化名，这样的化名实际上就是匿名信。”

“匿名信就不能查了？我看……”

“你看有什么用？林局长又说了，调查就要立案，立案就得

要证据，可我们的证据在哪里？那封检举信也丢了！还有个更重要，也是个根本无法回避的问题，就是那信检举的是市长。”

“这不像林局长说的话……”

“可他就是这样说的！并且还说我们不能给他捅篓子，单凭那么莫名其妙的一封信，完全没有理由去怀疑市长，如果你要去怀疑，你还想不想在这个位置上干了？所以我说他变了。可这太让人想不通，也太有些离谱了。不能立案，难道调查一下也不可以……”

林正蔚原是这样一个人！萧瑛心脏猛跳，耳鼓轰鸣，再也听不下去了，她忿忿地下楼走了。

3

看着萧瑛悲愤交加的样子，宁菲心中便已猜出一二。但还是轻描淡写地问道：“怎么啦？是不是工作的事出了什么问题？”

“咳——”萧瑛长长叹了口气。“那倒不是，是我自己不想去到那里工作了，至少是在我妈的死因查清之前不会去。”

简直不懂这是中了哪种邪，宁菲顿时急了：“怎么会说出这种话？你是不是被这样的打击弄疯了，弄傻了？婶子已将市长贪污的事写信检举到了反贪局，你正好要到反贪局里去工作，这不是天赐良机吗？这么好的条件你不利用，而要单枪匹马自己查，你自己怎么查，上哪儿查？你……”

“可你知道吗？”萧瑛生气起来。“林正蔚是非常熟悉我妈的，因此，他应该知道‘玉珠’就是我妈妈，也应该知道我妈妈签着自己的真名实姓向反贪局揭露贪官的罪恶，那是要承担多大的责任和风险的；况且他也为我妈检举信的丢失停了你舅舅的职。可他就是不让调查这案子，说市长是廉政楷模，不能怀疑，更不能查，还说什么因为查的是市长，谁要再说查就别想再要自己的乌纱帽！我还能指望反贪局什么？我不到反贪局报到，想怎样就怎样，一旦进了反贪局，必会事事处处受管制，局长不让你查，你还去查什么

呀？更何况我现在又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说服他。”

宁菲疑惑地摇了摇头：“你现在是没有证据可以说服他，林局长可是出了名的反贪官，像这样的案子他不让查，你好好想想会有这种可能吗？”

“开始我也不相信，林正蔚原来在我心中简直就是面旗帜，谁要说他的坏话就像刀子往我身上扎，可这是我刚刚亲耳从你舅舅那里听到的，我能不信吗？”

“这太不可思议了！”宁菲摇了摇头，“这么说你的心已经铁定了，不过就照你说的，你也不能想得太天真。市长若贪，就会把事做得天衣无缝，要真像你说的，我姊是因为写那封检举信才被害的，那害她的人更会做得无懈可击。你查，你没有自己的身份到哪里查？公开了身份你又能到哪里查？况且你有什么资格去查市长？要查，只能是痴人说梦！”

“这……”萧瑛一愣。

“也许是你说的对，任何事物都会有变化，人岂能会有一成不变的，也许林正蔚真的也变了。”宁菲略微做了番寻思。“不过这样的现实实在让人难接受，我的想法还是不能太草率，也还是觉得林局长不是那种人……这样吧，我再去问问我舅舅，也就算再去做番调查吧，是好是歹总须把事弄清楚。你在离这不远的天王庙里等我就是了。”

萧瑛点了点头：“我也觉得一直被我尊敬的人不会一下就变得那么让人去可怜，那么自私和无耻，也恨不得通过你这一去能把我刚才说的一切都否定了，重新再还给我一个原在我心中的那个林正蔚。”

4

天王庙座落在城区和郊区之间。庙小院大，里面显得很空旷。庙中没神像。游人中的闲言碎语说是原来有神像，“文革”破“四旧”时打掉了。前不久文化部门想把庙院恢复到原来的样子，